

★ 剑亭绮情经典系列 ★



凤

凰

神

女

剑
亭著

剑亭著

凤凰神女

时代文艺出版社

剑亭著

凤凰神女（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凤凰神女(共4册)

作 者:剑亭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王志茹

装帧设计:郭宇峰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邮编:130021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

字 数:570千字

印 张:28

版 次: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数:10,200

书 号:ISBN7-5312-1140-6/I·1097

定 价:39.80元

目 录

第一章	凤凰台上	(1)
第二章	一线旭光	(16)
第三章	和风明月	(29)
第四章	飞天蛤蟆	(43)
第五章	一见钟情	(54)
第六章	棺材催命	(68)
第七章	古墓邪门	(80)
第八章	传音奇毒	(94)
第九章	九燕镖局	(107)
第十章	护驾三老	(121)
第十一章	剑如长虹	(134)
第十二章	试探观摩	(147)

第十三章	奇士豪赌	(159)
第十四章	武林古董	(174)
第十五章	上当上当	(188)
第十六章	南苑探敌	(202)
第十七章	两次救驾	(217)
第十八章	金甲王子	(231)
第十九章	后宫闹贼	(244)
第二十章	好事多磨	(257)
第二十一章	洞房春色	(271)
第二十二章	四派护金	(285)
第二十三章	鬼鹫老祖	(298)
第二十四章	五雷神印	(313)
第二十五章	犀牛林中	(325)
第二十六章	昆仑游历	(340)
第二十七章	蝙蝠神功	(352)
第二十八章	戈壁遇友	(367)
第二十九章	无归古冢	(380)
第三十章	群雄中毒	(394)
第三十一章	蝙蝠受伤	(408)

第三十二章 冷面青年 (423)

第一章 凤凰台上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邱。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首诗，李白游凤凰台有感而作，但他只想到晋代的衣冠显要，及三国孙权所筑的吴宫，而把凤凰台的兴衰不提，这是这首诗的美中不足耳。

金陵在春秋时原属吴国，及至勾践灭吴，金陵才属越国，越王勾践灭吴还都，自认山河在握，雄视列国于是自鸣得意，即筑凤凰台以纪其盛，其实这是勾践的手法，实际上他筑凤凰台只是一件秘密行动。

时人都知我国古代兵学鼎盛，如太公“六韬”，黄石“三略”，孙、吴（即孙宾吴起）兵法等等为其最者；练兵布阵，制敌先机，故属不可或缺。然与敌交锋，生死立见者，这就全仗兵器耳！我国兵器，分马上用者与步战用两类，通常长兵器适于马上，短兵器则适于步战。正常之兵器，人人都知有“十八般”武器之说，其次则是外门兵器了。

十八般兵器之内，最难练者则为剑，故剑术在我国非常看重。

提到剑，这不但剑术难练，而名剑更不易得，所谓名剑，即吹毛可断，削铁如泥也，可是吹毛可断，削铁如泥之剑是不是

即为最上乘之宝剑呢？不；那只当于名剑而已，名剑之上，有仙剑与神剑，不过古代名剑，直至今日，多半已通灵，而得者非有缘人不可求也。

古之名剑，以钜阙、太阿、青虹、白虹、青索、龙渊、属镂、工布等等常为人所悉，尤以干将莫邪更是家喻户晓，以上所列，能举其出处者只有其五，即龙渊、工布、太阿、干将、莫邪耳，此五剑为吴名冶师欧冶子所铸，欧冶子即干将、其妻莫邪，然其夫妻又因铸干将、莫邪二剑而死。

这里要提就是另一神剑耳，此剑为世所知者，真是微乎其微，其名本为“祥云”，其后又名彩虹，古人有“属镂现，彩虹飞”之语，那是说此剑始终监视着属镂耳。

吴越春秋时，属镂落入吴王夫差之中，后吴王不听伍子胥之谏，反以剑赐伍员死，时人谓此剑为不祥之器。

彩虹剑就在那时落入越王勾践之手，越王灭吴，师回即筑凤凰台，暗中即将彩虹埋藏台下，且改名“凤凰剑”，这是筑台之秘密耳；李白不提凤凰台，故说他那首诗是美中不足，怀古未尽。

□

□

□

这是一个风雨之夜，黄昏后的乌云，把整个天空布成了浓厚的黑幕，风声怒嚎，雨如滂沱，雷声隆隆，闪电如匹练，令人有一种恐怖和不祥之感。

初更时的凤凰台，突然出现了数不清的黑影，如幽灵般显现于电光之下，他们由四面八方冲上了山顶，紧接着就是喊声大作，剑影刀光，与电争耀。

附近的居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以为是末日降临，吓得他们胆战心惊。可是也有不少大胆的，他们竟敢偷偷的出门，冒着强风暴雨奔到山下来看，然而山上的杀声，死亡之声，又把他们骇得全身发抖，谁也不敢再动了。

这种恐怖的情景，一直进行到深夜，而且愈来愈甚，最后，山下又来了一条黑影，那是一个老人，而且他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但不知有多大，可是一到山下，老人就仰天喊道：“这是

天绝铁家矣！”

他急忙把孩子藏在山下一处石洞里，且严声吩咐道：“士儿，你不要动，也不可出声，一批强敌毁了你的家，岂知另一批又到这里来围攻你爹了！伯伯要上山拼命了！”

经过这样的狂风暴雨，很奇怪，那孩子竟还非常清醒。他面上挂的不知是雨水还是眼泪，可是他的声音却是哑哑的，只是他咬牙强忍道：“伯伯，杀我家烧我庄的到底是什么人？到这里的又是些什么人？”

老人叹道：“杀你家的是强盗，也许是你爹当年的仇人，可是目前这批恐怕不同，那是为了凤凰剑而来的，总之一句，士儿，这是祸不单行。”

孩子见他要去，急忙拉住道：“伯伯，爹来凤凰台住了一年了，难道他老人家真得了神剑？”

老人摇头道：“那要见了你爹才知道，士儿，今晚，也许伯伯和你爹都不能生还，今后你要忍耐着生存下去，你家之仇，和伯伯之死，那就得靠你将来一人报仇了！”

孩子突又哭出声来道：“伯伯！你去吧，我会牢牢记住的。”

老人也咽声道：“士儿，特别记着，在未练成高深武功之前，第一你不要去寻仇人，第二你不要悲伤，第三你不要消极，记得吗？伯伯去了。”

孩子点点头，可是他的眼睛却射出恨极的怒火。

老人上山了，未几就冲入敌群，接着喊杀之声更紧。

整整一夜，直到黎明，风息了，雨也停了，凤凰台上又像往日一样，冷清清的。

日出时，居民犹如潮水一般，争先恐后，齐心一志的赶赴凤凰台去查看究竟，接着就赶来一大队官兵。

官兵把山顶封锁了，居民无一能上去，山顶到底是什么情形，那只有官兵才知道了。不过到了中午，那些上千的居民却看到官兵抬下了几十条尸体。

在居民中，这时挤着一个孩子，他发现尸体中有两个血迹

斑斑的老人，他一见，再也忍不住，痛哭出声，就想冲出去……

这举动不能不算突然，讵料竟还有意想不到的，那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驼背怪人，他猛地伸手，竟把孩子给抓跑了！快得连上千的居民和官兵都没有看到。

不出一月，江湖上传出了一件震撼武林的大消息，据传在武林名声最著的“铁笠翁”和“范铭传”两位武功莫测高深的老人竟死在凤凰台上，尤有甚者说家居粤中罗浮的铁家山庄付之一炬，满门被敌杀尽斩绝。

□

□

□

在京陵城的南面，有一处乱葬岗，也就是离凤凰台不远，那地方都是穷人和远乡人死后的葬身之地，历年下来，孤坟垒垒，荒冢满布，一些死后无名的，连一块碑都没有，春秋二祭，除了好善之人于中元节请僧超度施食之外，可说要一个亲人扫墓都没有。

近来，那乱葬岗上，竟又多了三十几座新坟，那是官府派人埋葬的，在三十几座坟里，只有两座坟上立有石碑，上面刻着“罗浮大侠铁笠翁之墓”，“潇湘大侠范铭传之墓”，可是没有立碑人的姓名，上面仅刻承恩人某年某月敬立。

三十几座新坟葬下不久，“杜鹃花开艳遍野，冥果灰飞舞满天”的清明时节。

春天虽多雨，但也有风和日暖的好天气。

这一天连淡淡的云都没有，真是风和日暖，遍地花香，游春扫墓之人，络绎不绝，不过很特别，在游人中竟有个身背长剑，手提冥果香烛的青年人挤在其中，低头而行，真奔乱葬岗。

青年到了乱葬岗，又直奔往那遍新墓，他立在新墓之中，举头四望，似在察看什么，面色十分紧张。

一会儿，只听他自言自语的道：“管他，来了就和他们拼！”

也许他未察出什么动静，于是他走近“铁笠翁”和“范铭传”的墓前，烧化冥纸，点起香烛行下大礼，口中喃喃道：“二位老恩公，晚辈蒙二老活命，今生无以为报，只有每年春秋二祭之期，晚生必不愁万里，不怕敌人，冒险前来与二老叩头了

……”

说罢，他起身又道：“二位老恩公，晚辈不知二老尚有后代否，如二老在天有灵，务祈托梦见告，晚辈决尽有生之年去找寻二老后代下落……”

他刚刚说罢，正待动身离去之际，突然有人在暗中冷笑一声。

这声冷笑，立使青年人骇然一惊，反手一拔长剑大喝道：“什么人？”

乱葬岗的西面，忽然出现了五个蒙面怪人，他们每个人的手中，竟是一色长剑。其中一人接口道：“大爷是奉命看守铁笠翁坟墓的！你又是谁？”

青年朗声道：“少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司马官！”

那蒙面人闻言，退后一步，显出敌意，嘿嘿笑道：“原来是闻名南北的大剑客司马官！”

司马官冷笑道：“谁派你们来守墓的？”

那蒙面人摇头道：“紫阳剑客，这你就多余了，明明知道闯不出，又何必多问！”

司马官大怒道：“少爷自有手段迫供……”

“供”字一落，剑如游龙，大喝一声，冲了过去。

五个蒙面人霎时散开，立即展开围攻。

司马官以一斗五，毫无所惧，他虽面对五个高手，居然攻多于守。

好在乱葬岗上扫墓的人不多，这样一场凶杀，并未惊吓居民。

这场厮杀，进行了有一个多时辰，结果那五个蒙面人接连倒下了四个，另外一个，也就是为首之人，也负了二处剑创，见势已去，只见他拼命攻出数招后，撒身就向西南逃窜。

司马官哪肯留下活口，大喝一声追去，一步也不肯放松。

那蒙面人似知逃脱不易，这时张口发出一声长啸。

司马官知道他在发号求援，心中一紧，追得更急。

当蒙面人逃到一条河边时，司马官一看大喜，提剑扑上，

大喝道：“拿命来！”

讵料由河岸树后闪出一个老声苍语的蒙面人阴笑道：“后生小辈，竟敢当着老夫夸口！”

司马官一见，立即收招后退，喝道：“阁下何人？”

蒙面人的年纪显然很老，只听他阴声道：“如果能告诉你，那老夫就不会露面了，小子，铁笠翁与你有什么渊源？”

司马官冷笑道：“不必过问！”

蒙面老人嘿嘿笑道：“量你也不是铁笠翁的后代！”

逃走的蒙面大汉喘声道：“殿王，他是近年来闻名江湖的‘紫阳剑客’司马官！”

蒙面老人叱声道：“住口！”

蒙面老人显然因其叫‘殿王’二字而大怒，叱声之后，又对司马官道：“小子，老夫这位堂主走露了老夫的身分，如今你只有死定了！”

司马官大怒，仗剑猛攻而出。

蒙面老人突然哈哈笑道：“凭你的剑风，证明你确是一位后起之秀，可惜你却交上铁笠翁那位死朋友！”

蒙面老人空着双手，言随身动，巧妙的闪开司马官的一招，同时斜斜一掌劈出，又道：“老夫很少这样与人动过手，今天是清明佳节，不妨与你玩上几招散散心！”

司马官觉出他掌劲如山，立知遇上非常高手，于是提聚十二成真力，使尽本身绝招，拼命抢攻。

蒙面老人似亦不敢小看他，掌影施出，犹如一面罗网，同时向那蒙面大汉喝道：“二堂主，你还看什么，火速回去收拾尸体！”

大汉连声应是，又向乱葬岗奔去。

司马官一连攻了三十余招，竟连一点上风都抢不到，这时已到了生死关头。

蒙面老人忽然阴笑道：“小子，你的道行尚欠火候，老夫不再和你多玩了，当心，下面这一招可就要你的命了！”

说完，突然他左手长袖一拂一圈，如电般将司马官的长剑

卷住，竟使司马官全身为之大震，进退不得，接着他右手一伸，显出一只血红的手掌，五指一如五根炭火烧红的铁钩，同时发出阴声冷笑，缓缓的向司马官头顶罩落。

司马官到了这时才知道自己的生命完了，可是他毫无乞求之意，把眼一闭。

蒙面老人的血爪只差几寸就要罩下，突然他感到眼前一花，全身不觉飘飘而起，紧接着，身如电旋，随风飞去。

司马官忽感右手长剑一松，同时全身劲力也活动了，不由大奇，陡然睁眼一看。

蒙面老人不知何去，他触目到的是个白发，白须乱成一团的驼背老人立在面前，而那老人正滑稽的向他笑着，同时还看到老人手中拉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童子。

“老前辈，多蒙活命之恩，晚辈感激不尽。”

司马官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说着行了个大礼。

老公公毫不在意，也不扶他，仅哈哈笑道：“小子，少叩几个响头，你身上有银子没有？”

司马官有点莫名其妙，叩罢头，爬起来怔了怔，浑然道：“老前辈，要多少？”

老公公又哈哈笑道：“一万两！”

司马官大惊道：“晚辈哪来一万两银子，就是有，也带不动啊！”

老公公道：“九千两。”

司马官摇头苦笑道：“九千与一万相差无几啊！”

老公公笑道：“那你小子还问我老人家要多少干屁！”

司马官会意，立即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尴尬道：“老前辈，晚辈身上的尽在这里了！”

老人伸头一看，点头道：“九十两三钱八分，哈哈不要这样多了！”

伸手取下三锭，转手交与小童道：“小滑头，够我们作盘缠的了！”

那童子长得清秀绝伦，可是面上却毫无一丝笑容，接过银

子后，问道：“老滑头，这位大哥哥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走？”

老公公嗫嚅道：“那怎么行，小滑头，你怎会这样问？”

童子道：“老滑头，你救了这次，难救下次，我们走了，敌人又会把他截住的。”

老滑头猛地一拍头顶道：“对，还是小滑头想得周到，我就没想到这一点！”

说着，立由他的宽大灰布大褂里取出一件东西，顺手向司马官一送道：“小子，拿去！”

司马官接过一看，讵料竟是一只小小的金凤凰，上面刻有“凤凰神”三个古字，不由忖道：“这是他的令符！”

司马官虽年轻，但他出道江湖不到数年就已小有名气，这分明他不但武功高，而且有了相当江湖经验，所以他一看就知道是成名前辈的令符，可是他怎么也未听说过金凤凰这样的令符，于是问道：“老前辈，晚辈拿了这个就可……”

他话还未完，老公公就接口道：“这个保不了你的命，因为一些江湖上的混账们，他们不识我人家的东西，既不识，他们就不怕，等你死了，我一生气去找他，那又于事何补……”

他顿了一下又接道：“我的东西，也许还有几个人想得起，他们虽未见过，小时候总听说过！小子，中原各大门派你高兴哪一派？”

司马官道：“你叫我去投靠？”

老人点头道：“凭你的武功，要想在江湖上混混，如没有大对头，当然行得通，可是你不该与铁笠翁有关系，有了这门关系，今后你就有十条命也活不成了！所以我老人家要你找个地方去待上四五年，同时在这一段时间里，你还得咬牙苦练，等时候到了，那时自会有人接你出去，此后你就有靠山了！”

司马官沉吟一会，他认为老人说的完全有理，恭声道：“晚辈只有嵩山少林寺可去，其他各派，晚辈这几年得罪了不少人。”

老公公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当时目空一切，这时才知去

路不多了！好，要闹天下，只要有理，管他什么狗屁门派！那你就去少林好了，不过你拿了我老人家的东西，不要逢人就拿出，因为你拿出也无人识，你到了嵩山时，硬说要见长老院的首席长老，那和尚大概就是当年的小沙弥‘宏缘’，见了他，你就会被妥善安置，也许他见了我老人家的东西后，说不定会把少林派的重要功夫教给你。”

司马官闻言大喜，又叩了两个头，这才告别而去。

老人看到司马官去远后，这才回身向童子道：“小滑头，你真守信，没有向他说出你就是铁笠翁的儿子。”

童子淡淡道：“说出有什么用，你老滑头又不肯收他作徒弟！”

老人道：“小滑头，不是我不肯收，而是他吞不下我老人家的东西。”

小童道：“为什么？”

老人道：“他的容量不足，吞下我的东西会塞死，纵不塞死，也会成白痴！因此之势，我老人家找了一百三十年，人也找过几万万个，可是没有一个能接受我的东西！现在见了你小滑头，总算没有白辛苦这一百三十年！”

小童道：“我要学多长的时间？”

老人道：“你如学少林的最高武功，只需半年，若要学更古老的东西，得要学两年，然而你学我的东西就要四年！”

童子大急道：“我要四年后才能报仇？”

老人正色道：“那也因为是你，否则就是当今少林寺掌教和尚，也要学七十年才能领会我一半哩！”

童子道：“那我们快走吧！早日回山早日学！”

老人大笑道：“我还有一件事忘了问你，小滑头，你在家是否练过令尊和范铭传的功夫？”

小童摇头道：“没有，爹爹和范伯两人，不许我练武，只许读书。”

老人闻言大乐，哈哈笑道：“这就是他们的高明之处，明明知你的材料太大，如果学了他们的东西，等于在浩瀚大海中养

虾蟆！”

一老一小，边走边谈，童子忽问道：“老滑头，刚才那蒙面老人死了没有？”

老人摇头道：“我老人家已百年不杀人，刚才只是一阵风把他卷走而已。”

童子点头道：“这很好，留给我自己杀他，他叫什么？”

老人道：“不知道，只知道他用的是‘血爪’功夫，那是旁门武功！”

童子问道：“这些人为何要杀我全家？”

老人道：“那是你父亲当年行侠时所结的怨仇。”

童子再问道：“那一晚在凤凰台围困我父亲的，大概也是这一帮人了？”

老人摇头道：“那是两回事，在凤凰台的不仅一帮，估计有三四批不同的人，而且不是仇杀，可惜我老人家迟回来了一天！”

童子嚷声道：“你住在凤凰台？”

老人点头道：“住在台底下一个洞里。”

童子骇异道：“我爹住了一年，你不知道？”

老人叹道：“怎会不知，你爹来时，我老人家就警告过他，叫他不要贪图凤凰神剑，免遭杀身之祸，可是你爹偏偏不信我老人家说话的话！”

童子道：“在一年前，我爹就听到传言，说什么越王要出现了！”

道人道：“就是这一点消息，你爹就来找？”

童子道：“不，爹爹得到消息后，立即请范伯前来详细打听，范伯回去后，爹才再来，因范伯说当地人每到十五夜晚，台上就有五彩豪光冲天，居民说是凤凰出现，所以附近百姓都烧香迎祥，爹听了之后，证实那是凤凰神剑要出世了！”

老人叹道：“真是误会，凤凰神剑内五彩豪光，是不错，但要经非常高手的内功施展才能发出五彩豪光，不仅豪光好看，